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高教信息参考

2026年 第4期

(总第310期)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主办

重庆科技大学 承办

重庆教育科学研究院 协办

2026年4月30日

要目

- 怀进鹏：对标对表 增强使命意识 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范式转移：从知识的竞赛式学习到体验式学习
- 科技哲学学者刘永谋：最大的问题不是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
- 课堂已死——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
- 2金2铜 重庆大学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创历史最佳
- 西南大学科研团队在《自然》(Nature) 发表鱼类演化生物学领域论文
- 重庆邮电大学科研成果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荣获金奖
- 重庆科技大学学生在第九届全国油气地质大赛中获7项特等奖
- 重电职大师生参加第十届华为 ICT 大赛中国总决赛取得优异成绩
- 斩获双金！重庆工业职大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创历史突破

目 录

〔重要言论〕

怀进鹏：对标对表 增强使命意识 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热点关注〕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范式转移：从知识的竞赛式学习到体验式学习

科技哲学学者刘永谋：最大的问题不是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
课堂已死——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

大学课堂何处去？——读科学网“课堂已死”的相关讨论有感

教育体系应当如何重构：读《课堂已死——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
好课堂的样子，正在杀死好课堂

当大学老师不再是知识入口，我的课堂从热闹到冷清，终于摸透了破局之道

AI 秒出答案的时代，先失败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多地高校加快教学布局调整引热议——AI 时代，高校准备好了吗

〔高教动态〕

2 金 2 铜 重庆大学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创历史最佳

重庆大学获第 28 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华西赛区复赛金奖

西南大学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中斩获佳绩

西南大学科研团队在《自然》(Nature) 发表鱼类演化生物学领域论文

重庆邮电大学宁兆龙教授获评“6G 星辰青年科学家”

重庆邮电大学科研成果在第 51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荣获金奖

重庆交通大学两名博士生在全国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博士生论坛中获佳绩

重师研究生马文涛荣获第十四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学生奖”

重庆工商大学 MBA 学子斩获第十八届尖峰时刻全国商业模拟大赛全国一等奖

川美师生团队主创的“国安号”主题列车宣传景观亮相央视《新闻联播》

重庆理工大学在第十八届“尖峰时刻”全国商业模拟大赛中斩获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教师荣获 2025 年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重庆科技大学学生在第九届全国油气地质大赛中获 7 项特等奖

重庆科技大学技术项目获评 2025 年职工技术创新成果特等成果

1 金 1 铜！长师在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实现历史突破

重庆二师学子在 2026 年南京大学全国模拟联合国大会获佳绩

重电职大师生参加第十届华为 ICT 大赛中国总决赛取得优异成绩

斩获双金！重庆工业职大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创历史突破

重庆城管职院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佳绩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动力工程学院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重庆工程学院张小川教授荣获全国软件工程教育大会论文特等奖

重庆工程学院学子斩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重庆建筑职院在全国高职高专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中荣获全国二等奖

重庆文艺职院 2 项数字资源入选教育部数字化美育资源

重庆化工职院师生作品荣获第 11 个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日主题宣传海报

主 编：严欣平

执行主编：秦跃林

编 辑：王光明

审 稿：余志祥 刘 颖

联系电话：65023203 63862385 投稿邮箱：w2011gm@163.com, 2008cqgj@163.com

重要言论

怀进鹏：对标对表 增强使命意识 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近日，教育部党组在京召开2026年巡视工作会议暨第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部党组今年巡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承文宣布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部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巡视监督成为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今年教育巡视工作新要求，主动对标对表，增强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深化政治巡视、突出巡视整改、推进上下联动、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推动教育部党组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把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教育“十五五”顺利开局，作为今年巡视工作的根本目标。要把深化教育领域腐败整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列入今年巡视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把加强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今年巡视工作的重要指引。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巡视监督重点，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要聚焦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重大改革发展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巡视整改落实等方面，振奋攻坚精神、凝聚攻坚合力、优化攻坚环境、夯实攻坚基础、强化攻坚保障、彰显攻坚实效，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以攻坚破难题、开新局，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实施，坚持实事求是、精准发现问题，坚持同题共答、凝聚监督合力，坚持稳中求进、规范有序开展工作，坚持真抓实干、切实培养和锻炼队伍，扎实稳妥做好2026年第一轮内部巡视工作。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部党组各巡视（督查）组组长、副组长，部机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机关党委、驻部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直属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巡视（督查）组成员，有关高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巡察工作负责同志等在分会场参会。

2026年教育部党组第一轮巡视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对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教育部经费监管事务中心、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秘书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等直属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对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等高校和直属单位开展“点穴式”督查，对湖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高校开展巡视整改专项督查。

（来源：教育部，2026-04-29）

热点关注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范式转移：从知识的竞赛式学习到体验式学习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能够重塑人类文明底层逻辑的超级事件，往往都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剧烈波动。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电力等为标志，将人类从手工劳作中部分解放出来，却也带来了漫长的社会阵痛——失业潮、贫富分化、城市病、童工问题等，这些苦难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历历在目。然而，历史也证明，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最终都会将人类推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如今，人工智能所驱动的生产力革命，其节奏之快、渗透之深、迭代之猛，将远超工业革命。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AI带来的阵痛应该会大大小于工业革命所曾造成的冲击，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较为系统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经验教训，更在于AI正在且即将以远大于工业革命的速度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和财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可为转型期的社会巨变提供坚实的物质财富基础，同时，AI的进步应还能大幅提升社会的整体认知水平、和谐程度与社会治理水平。

展望未来，当人工智能所释放的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之后，不仅是财富分配机制与福利制度体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知识学习本身以及作为其载体的教育，也应该会迎来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移：从过去数千年主导人类学习的“竞赛式学习”，转向一种更接近人类本真状态的“体验式学习”。

一、知识的内卷化：竞赛式学习的形成与困境

自古以来，知识一直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要素。底层百姓欲出人头地，往往需要通过知识或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来改变阶层与经济状况；权贵若缺乏真才实学和缺乏基于知识的品行涵养，也极易出现富不过三代的现象，甚至会很快在名利追逐中身败名裂。从隋唐的科举取士到现代社会的标准化测试、职业资格认证，知识始终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深度绑定。这种绑定催生了一种智慧生命所特有的学习形态：竞赛式学习。

这种竞赛式学习，本质上是一种稀缺性博弈。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有限的高等学位、有限的优质岗位和有限的生产力及有限的财富总量面前，学习者被迫将知识默认为一种竞争筹码。学习的核心目的往往不是理解世界、探索自我、创造价值，而是为了在排名中超越他人、在筛选中生存下来。考试分数、证书数量、解题速度、知识点的覆盖率乃至各类头衔帽子的争夺——这些异化的指标常常取代了真正的求知欲。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乎荒诞却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学生为了零点几分的绩差反复刷题，为了应付标准化考试而背诵大量考后即忘的“考点”或所谓的应试技巧，甚至用“小镇做题家”自嘲——精通解题套路，却往往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束手无策。成人世界里的职称评选、业绩考核等也是几乎一样的脉络。

这种模式的深层代价是巨大的。首先，它会扼杀内驱力。当学习（包括科研工作考核等）只为应付外部评价体系的压力时，好奇心与创造力便会迅速枯萎。其次，它造成了知识的扁平化。竞赛式学习偏爱可量化、可比较、有标准答案的内容，而排斥模糊的、开放的、需要长期浸润的领域，如艺术审美、生命意义感知、复杂系统思维、深层哲理领悟等。最后，它会加剧社会的非理性内卷，导致求知者将大量时间精力并非用于真正的认知成长，而是用于在同质化竞技场上获得名利上显著但实质上微弱的相对优势。

二、人工智能的颠覆性：为什么竞赛式学习将失去根基？

人工智能的爆发，正在从根本上瓦解竞赛式学习的逻辑基础。过去，学习之所以需要反复训练、死记硬背、机械刷题，是因为知识的检索、调用与初步应用对人类而言存在较高的认知成本。一个工程师需要熟记公式，一位医生需要背诵病理数据，一位律师需要大量判例储存在大脑中——因为考试和工作场景都不允许或无法随时查阅完整的知识库。但今天，大语言模型、知识检索增强生成、实时翻译与计算分析工具等，已经让绝大多数事实性、程序性、甚至部分策略性知识可以在毫秒级内被精准调用。也就是说，人类大脑的“存储”与“初级运算”功能正在被大规模外包。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那种以知识复现与快速应答为核心的能力——也就是标准化考试最擅长测量的能力——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正在急剧贬值。当AI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一个大学生或博士生数小时乃至数月才能完成的资料整理、方案设计、代码编写、数据分析甚至论文初稿时，社会对“人类能做但AI也能做”的事情将不再支付高昂溢价。此时，真正稀缺的，是AI无法替代的这些能力：提出原创性问题、在复杂情境中做出是非判断或价值判断、跨领域的隐喻联想、情感共鸣与相互协作、从具身性的生活体验或物理体验中提炼出独到的洞见、社会生产的主要目标即人的真正需求是什么？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从宏观视野来看，AI不仅没有让知识变得“不重要”，反而是让知识的地位和价值更加凸显了——只是知识的价值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移。过去，知识的价值在于“拥有”；而开启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知识的价值将越来越在于“调用”、“整合”及“拓展”。知识将不再是需要机械背诵的静止材料，而是需要被灵活运用、批判性质疑、创造性重构与外延拓展的动态资源。对于个体学习者和求知者而言，学习模式必将随未来生产力的极大进步而剧烈变化。那个靠刷题、拼记忆、比手速的竞赛式学习模式，正在或即将成为历史。

三、新范式的黎明：体验式学习的本质与路径

未来的教育范式，我称之为“体验式学习”。这个概念并非全新的发明——杜威的“做中学”、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库伯的经验学习圈乃至中国文化理念中所推崇的“实践出真知”等都曾深入探讨过类似理念。但在人工智能时代，体验式学习应将成为主流学习模式，而不再只是少数先锋学校的实验。原因就在于，AI可以将人类从低阶认知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习者拥有充足的时间和心智带宽去投入真正的知识体验。

体验式学习的核心在于：学习不是对静态知识的被动接收与复现，而是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通过行动、反思、抽象、再实验的循环，主动体验知识的乐趣乃至智慧的启迪，并从中建构学习的意义与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更为具体地，它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问题驱动而非答案驱动。在竞赛式学习中，问题通常由老师或考纲设定，而且每个问题都有唯一正确答案。但在体验式学习中，好的学习始于一个开放的真实问题，比如“如何为社区设计一套低成本的雨水回收系统？”“云朵为何有时能五彩斑斓又形态各异？”“人的七情六欲与其他动物的欲望结构有何不同？”或“怎样改善养老院老人的孤独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解法，学习者需要调用多视角甚至多学科知识，或与团队协作，并经历尝试、失败、再尝试。AI在这里可以充当高效的智能助理——提供信息检索、模拟推演、多方案比较，但最终判断与创造仍将由人完成。

第二，过程重于结果，反思嵌入行动。竞赛式学习迷恋最终分数，而体验式学习看重过程中的成长。一个学生设计的产品原型可能粗糙不堪，但如果他能清晰地复盘自己犯了哪些认知错误、如何利用反馈进行改进、获得了哪些新的洞察，这就是高质

量的学习。AI 可以记录学习者的整个操作轨迹，自动生成过程性分析报告，指出其思维模式上的亮点与盲点——这将是传统教育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个性化元认知辅导。

第三，跨学科整合与情境迁移。真实世界的问题从不按学科边界发生。体验式学习往往需要学习者（和导师们）打破物理、数学、文学、社会科学等之间的壁垒。AI 的知识关联能力可以极大促进这种整合：当学生研究一个社区健康议题时，AI 可以主动关联相关的公共卫生数据、行为心理学理论、传播学策略甚至当地的民意调查。学习者不是在单单“学数学”或“学语文”，而是在解决一个个完整问题中自然习得这一切。

第四，情感与身体的全人参与。体验式学习可极大地避免将学习简化为大脑皮层的符号化操作。通过鼓励动手制作、实地调研、角色扮演、团队合作——这些活动可有效调动情感、身体和社交智能。AI 还可以创建高度沉浸的虚拟仿真环境，让学生在安全条件下体验高风险场景，比如模拟手术、灾难救援、困境谈判等。这类体验带来的身体记忆、情绪冲击和智慧启迪，远比阅读教材深刻得多。

四、从知识竞赛到知识体验：教育系统的重构与挑战

向体验式学习的转型，将倒逼整个教育系统进行结构性重构。首先是评价体系的变革。如果不再依赖标准化考试，我们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可能的方案包括：学习者的项目作品集、持续性的电子档案袋、基于 AI 的成长轨迹分析、同伴与自我评价、社区或行业专家的联合评审等。芬兰、新加坡和美英等国家已经在试点或推行“现象式学习”和“能力档案”，这些探索可以看作体验式学习新范式的前奏。

其次是课程形态的变革。固定课时、固定教材、固定班级的模式或许将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模块化的项目库、弹性学时、甚至跨龄协作小组等。教师将从“知识的二传手”转变为学习设计师、体验引导者和情感导师——这些恰恰是 AI 难以取代的人类智慧所在。

当然，最大的挑战来自社会观念与文化惯性。家长可能会担心“不刷题了，孩子拿什么参加高考？”企业用人部门困惑“没有分数，我怎么筛选人才？”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协同演化：高校招生改革、职业资格认证体系重构、企业招聘理念更新等都需要同步推进。AI 本身应该也可以在此过程中扮演桥梁角色——通过大数据记录学习者的能力证明，通过 AI 面试系统评估其真实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从而逐步替代单纯依赖学历和考试成绩的筛选机制。

五、结语：知识的新生与人的解放

体验式学习并非要抛弃知识，恰恰相反，它是对知识价值的真正回归。在竞赛式学习中，知识被矮化为竞争工具，学习者与知识之间是紧张的、功利的、短暂的关系。而在体验式学习中，知识将成为求学者探索世界的伙伴、解决问题的武器和丰富生命的养分。当 AI 承担起那些枯燥的记忆、检索与初级推理任务之后，人类可以将宝贵的认知资源投入到更高阶的活动中：提出惊奇的假设、感知微妙的情境、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创造从未存在的美与意义等等。

这不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今天，已经有课堂在使用 AI 生成的“李白”形象与一年级学生对话，辅助背诵《静夜思》，有效提升了低年级学生的兴趣；已经有利用无人机+多模态信息采集的 AI 智慧鸟类观测系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云南昆明的滇池湿地、北京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等）；未来，也许有课堂会通过使用 AI 生成的个性化虚拟历史人物，让学生通过与“爱因斯坦”对话来学习相对论思想……。这些微小的火种，正在点燃教育范式乃至科研范式转移的燎原之势。

从竞赛式学习到体验式学习，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转变，更是对“何以为人”的重新回答——当机器比我们更擅长考试同时又能高效快速地制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时，我们便可以更加轻松自在地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加丰富和完整的人。而这，也许才是人工智能时代赠予教育最珍贵的礼物。在这场伟大的转型中，我们将见证教育从貌似火热实则焦虑内卷的知识竞赛，蜕变为一场关于生命深度、广度与温度的无尽探索。

（来源：科学网，2026-04-26，钟定胜）

课堂已死——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不是我不会讲了，也不是学生不会听了，而是我们曾经默认成立的“课堂”本身，正在失去它存在的前提。

我说的“课堂已死”，不是说教育死了，不是说老师消失了，也不是说学生什么都学不会了。我的意思是，那个以教师为中心、以当堂讲授为主、以线性推进为节奏、以学生即时回应为活力来源的传统课堂，在今天，尤其在大学，已经大面积失效了。它在形式上还活着，在制度上还存在，在课表里还整整齐齐地排着，但它的精神内核已经空了。它像一台还在运转的机器，却不再真正驱动学习。

很多人还在把问题理解为教学技巧问题：是不是互动不够？是不是案例不够新？是不是PPT不够漂亮？是不是没有用雨课堂、弹幕、投票、分组讨论？这些都可能产生影响，但都不是根本。根本问题是，课堂赖以成立的那个时代背景，已经变了。

一、课堂曾经的力量

过去，课堂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教师是知识的主要入口。学生不来听，就很难系统地接触到知识；不跟着老师走，就不容易抓住重点；不在课堂上专注，就很可能跟不上整个学习节奏。那时，教师不仅掌握知识，也掌握知识的分发权、节奏控制权和解释权。课堂因此天然具有中心性。

但今天不是这样了。

今天的学生，手里拿着一部手机，就连着整个互联网；打开电脑，就能调动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再加上大语言模型，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老师讲不讲”的问题，而是“我还需不需要通过老师这一关来获得知识”的问题。知识不再稀缺，入口不再单一，讲解不再独占，甚至连总结、归纳、翻译、改写、提纲、举例、答疑，这些过去高度依赖教师经验的工作，也开始被AI大规模接管。

在这种条件下，教师最传统、最稳定的优势被直接掏空了。

很多教师还没有真正承认这一点，于是还在拼命“优化课堂”：多一点互动，多一点故事，多一点设计，多一点信息技术手段，多一点所谓“学生中心”的表演。问题是，如果学生内在上并不认为课堂是他获取知识的必要场所，那么这些修补，最多只是让一具旧制度的躯壳看起来更有生命体征。它不是没有用，但它很难触及核心。

二、学生也变了

更严酷的是，学生本身也变了。

今天不少大学生，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另一种认知习惯：能用就行，不必深究；能完成就行，不必理解；能交差就行，不必建构。考试要的是方法，

作业要的是结果，项目要的是成品，至于原理、脉络、基础、推导、结构，除非它们能立刻兑换成分数、绩点、简历优势，否则很难自然获得持续注意力。

这不是简单的“学生越来越差”，而是整个时代对学习的奖惩机制变了。

疫情和长期网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变化。那几年，屏幕取代了教室，陪伴感被削弱，身体在场与精神在场彻底脱钩，学生越来越习惯低介入、低回应、低投入的学习方式。他们可以挂着课，却不真正进入课堂；可以看着屏幕，却不真正跟随思路；可以形式上在线，实际上完全游离。等这些学生回到线下，他们带回来的并不是过去那种教室共同体感，而是一种更深的疏离：课堂只是另一个后台运行的窗口。

如果说疫情让课堂虚化，那么 AI 则让课堂进一步去中心化——这是两层不同的解构。疫情瓦解的是课堂的物理凝聚力，AI 瓦解的是课堂的功能必要性。两者叠加，才构成了我们今天面对的全面困境。

三、教师的功能性替代

很多人还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老师在形式上没有被 AI 取代，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功能性替代了。至少，在“提供信息”“解释概念”“梳理框架”“回答常规问题”这些层面，教师再也不是学生唯一、甚至不再是首选的对象。老师的知识广度，很难比过 AI；老师的即时调用能力，很难比过 AI；老师的耐心答疑，很多时候也未必比得过一个永不疲惫、随时响应的模型。

有人会说，老师的深度仍然不可替代。这个判断只说对了一半。深度当然仍然重要，但问题在于，大多数学生并不天然需要那么深的深度。他们更需要通过考试、完成任务、搞定作业、应付项目、获得结果。真正愿意为了理解本身而投入长期心智劳动的人，本来就是少数。过去，这少数人与多数人一起被装进同一个课堂模型中，课堂尚且还能勉强运转；今天，当多数人发现自己完全可以绕开教师完成大量任务时，传统课堂的集体引力就急剧下降了。

这就是今天许多大学教师真正感受到的无力：不是你讲得不清楚，而是你越讲越清楚地发现，学生不再把“听你讲”当成必要步骤。不是课堂没有互动，而是学生已经不愿意为课堂这一形式本身支付注意力。不是你不会带动，而是“带动”这件事越来越依赖表演、设计、刺激、调度，越来越不像真正的教学，而像一种对抗注意力塌陷的舞台技术。

问题到了这里，就必须说一句很多人不愿说的话：如果一门课必须依靠“演”才能证明自己有效，那么这门课其实已经失去了朴素而稳定的生命力。它不再依靠知识本身的张力、问题本身的力量、思想本身的推进来抓住学生，而越来越依赖形式包装来对抗学生的散漫和逃逸。这样的课堂，即便热闹，也未必有真正的学习发生。

所以，“课堂已死”并不是抱怨学生，也不是哀叹技术，而是承认一个事实：课堂作为知识传递主场的时代结束了。

四、课堂死后，教学何为

但课堂死了，不等于教学死了；旧课堂死了，新的教学形态才有可能诞生。

未来还能存活下来的“课”，恐怕不再是低密度、线性化、满堂灌的知识讲授，而会分裂成几种不同功能：

第一种，是资源型教学。 知识本身被做成高密度、高质量、可反复调用的内容，放到线上，供学生按需进入。这类内容不必伪装成交互现场，也不必强行表演热烈氛围。它的价值在于清楚、准确、深刻、可回看、可检索、可被 AI 辅助再加工。说得更直白一点，未来真正有价值的讲授，不是“当堂讲过”，而是“值得反复调用”。

第二种，是解惑型教学。 学生自己看书、看资料、看 AI 生成内容之后，必然会遇到理解断裂、概念混乱、真假难辨、知识错接的问题。这个时候，教师的角色不再是首轮输入者，而是高阶澄清者、关键纠偏者、结构建构者。教师不再负责把所有内容从头讲一遍，而是负责在学生“看似都懂、实则没通”的地方，一刀切开。

第三种，是实践型教学。 真正不能完全交给 AI 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带着限制条件进入真实情境，处理复杂任务，面对模糊问题，承担后果，修正路径。教师未来最不可替代的部分，不在“告诉你是什么”，而在“带你进入一个你自己很难独立进入的实践场域”。实验、设计、论证、项目、批判、综合、取舍、协作，这些东西仍然需要教师，只不过这时教师不是讲台上的播音器，而是任务场的组织者、问题链的设计者和判断力的示范者。

第四种，是人格与志趣的点燃。 这个最难量化，却也最真实。一个真正的老师，也许不能在知识广度上胜过 AI，却仍然可能在“为什么值得学”“什么问题值得追”“一个人如何面对困难知识”“如何在长期枯燥中保有诚实与热情”这些地方，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知识可以被检索，方法可以被模仿，但一个人面对未知时的姿态、面对困惑时的诚实、面对长期积累时的耐心，这些东西只能从另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感受到。必须承认，这种影响不能再以传统课堂为唯一载体，也不能假设人人都会被点燃。它将更稀薄、更少数，却也更珍贵。

五、真正应该死去的，是旧幻想

因此，真正应该死去的，不是教育，而是我们对课堂的旧幻想。

我们不能一边承认学生的注意力结构、学习方式、任务环境已经全面变化，一边还要求教师用二十年前的讲授逻辑，在四十五分钟或九十分钟里完成系统输入、价值引领、能力训练、互动生成、技术融合、课程思政和情感感染，然后再用几个热闹镜头向评委证明“学生中心”。这不是教学，这是仪式性自欺。

教学创新如果只是往旧课堂上贴更多标签、装更多按钮、叠更多术语，那它最终只会变成对死亡形式的精致修复。真正的创新，不该是把课堂装点得更像活着，而应当是承认它原来的生命机制已经失效，然后重建新的教学逻辑。

我并不悲观。真正让我感到绝望的，从来不是技术变了，而是很多人明明感受到旧模式已经撑不住了，却仍然要求教师继续在废墟上演出生机勃勃的样子。相反，一旦承认“课堂已死”，很多问题反而会变得清楚：为什么学生不动了，为什么教师越来越累，为什么互动越来越像设计，为什么优秀教师也会突然失去效力，为什么课程评价越来越依赖形式而不是实质。

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堂课没录好，不是一份报告没写好，而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课堂已死。

死去的，是教师作为知识入口的时代，是学生必须依赖课堂才能学习的时代，是讲台天然居中的时代，是“只要我讲得好学生就会跟上”的时代。

而接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把这具旧身体化妆得更体面，而是：在课堂死后，我们准备如何重新理解教师，重新组织学习，重新定义教育。

这，才是今天所有认真做教育的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来源：科学网，2026-03-25，王春艳）

大学课堂何处去？——读科学网“课堂已死”的相关讨论有感

近日，科学网博主王春艳老师发表了“课堂已死——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的博文，王老师道出了许多人明知却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话题“以教师为中心、以当堂讲授为主、以线性推进为节奏、以学生即时回应为活力来源的传统课堂，在今天，尤其在大学，已经大面积失效了。它在形式上还活着，在制度上还存在，在课表里还整整齐齐地排着，但它的精神内核已经空了。它像一台还在运转的机器，却不再真正驱动学习。”在文中结尾处她还指出：在课堂死后，我们准备如何重新理解教师，重新组织学习，重新定义教育。这无疑是在高等教育界的一声“呐喊”，在科学网这个以大学教师为主的小群体里引起热议。

“大学课堂”的问题究竟是言之过甚还真的就是积重难返，先讨论一番是有必要而无害的。王老师是985大学教师，而我作为一个双非省属高校的教师，近年还是学院的教学督导听过不少课，“课堂已死”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于是乎，不少高校课堂开始禁手机，老师抓抬头率；而另一方面，大学生怪水课。这似乎治标不治本，反而加重了师生之间的不信任。

古今中外，不管是科举时代还是欧洲的中世纪，直至今日大学的理论课与实践课，“教师中心”的教学形态基本未变。在各专业培养方案的框架下，所有课程均具教学大纲，教师围绕其中的知识点展开演讲式的授课，其中还穿插提问、启发形式的互动、作业的布置与讲评等环节。这种“一对多”的知识传授模式在孔子的“有教无类”精神下，让更多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打破了贵族阶层对知识的垄断和解释。我读大学时，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曾引用萧伯纳的名言“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我当时坐在下面，佩服此话的同时，反思过对于课堂而言老师把知识复制给每个学生，而学生的思想老师似乎就不那么清楚了。

在传统社会，知识是一种稀缺资源，被教育者自然非常珍惜教育这个过程。恢复高考后，高校学生中普遍都有一种“把失去的那些年（文革中断了正常的高考）都夺回来”的精神，努力的学生当时都深信知识总量等于学习效率对学习时间的积分。而“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大特征，新一代“千禧”后从小就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他们乐于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内容，在“多对多”的模式下共同生产信息，过去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模式自然会受到挑战。人工智能（AI）工具再一次加速了信息的获得速度，也让学习时间这个变量的重要性大大削弱，传统的信息密度更是几乎可忽略。如此，当学生们有了更快捷更高效甚至成本更为低廉的信息获得渠道，教师仅仅以提高教学“技巧”来改善学风倒显得黔驴技穷。

当挑战明显存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掩耳盗铃。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AI时代知识的生产力是传统时代的数量级倍数，这将改变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社会关系。现阶段，高校中普遍存在的“课堂已死”就很容易由“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解释了。高等教育到底能给大学生们提供什么？怎么提供？王老师认为未来能存活下来的“课”，应具备以下几种特征：资源型、解惑型、实践型及人格与志趣的点燃，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和方向。第一类资源型，是把知识被做成高密度、高质量、可反复调用的内容，放到线上，供学生按需进入，这本身就是AI的内容形态，只不过教师充当了二传手的作用。解惑型中，教师的角色不再是首轮输入者，而是高阶澄清者、关键纠偏者、结构建构者。实践型中，教师是任务场的组织者、问题链的设计者和判断力的示范者。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课堂教学占比非常小而实践（课题）环节是主线，现阶段还能基本能匹配师生的需求就是佐证。

就最后一点人格与志趣的点燃而言，目前情绪价值还算是 AI 的短板，人类自身还具有一定的天然优势，其实解惑、实践这两类中都包括许多人文主义的内核。这再次给我们予以警醒，人之为人，具有其独特的智慧、思维能力、情感、道德观念以及社会属性，近年大学教育似乎在这些方面弱化了。韩愈在《师说》中给的定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新时代更具意义，教育应该回归到人性关怀、价值取向与精神特质的属性。

传统课堂形态历经数千年伴随人类文明一次又一次的提升，AI 时代的到来必将给这古老的事物带来巨大冲击。课堂或者教师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在许多方面其劣势显著。变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墨守成规。近年淘汰的工具何其多，如发明于 1839 年的照相机在这 10 余年消失殆尽，发明于北宋的纸币大家近年已经很少使用，类似的，我们也可能担心淘汰大学教师的并不是更优秀的同行而是对他们有降维优势的新工具。与此抱残守缺，不如拥抱新时代。即使有各种担心，我们不妨放手那些有名望、有担当、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让他们在教育试验田中探索。

(来源：科学网，2026-04-01，魏贤华)

教育体系应当如何重构：读《课堂已死——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

王春艳老师昨天发表的博文《课堂已死——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引起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共鸣，我也深有同感。

作为有超过 40 年教龄的老教师，在 2025 年的课堂教学中，我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挑战：不知道该教什么了！我不断把知识打碎重组，但不管怎么做，都干不过那个被称为 AI 大模型的“搅局者”和“表情木讷”的听讲者。

王老师的文章对我等的疑惑进行理论上的深度思考，直面大学教育在智能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双重夹击下的深层困境，剖析了传统课堂的根基如何被时代消解：当知识供给不再稀缺、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学生的认知习惯已经被数字生态重塑，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主轴的课堂模式，正在失去其生命力。传统课堂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知识稀缺与分发权集中之上。而互联网与 AI 的发展，使知识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从“单向输入”转变为“随时调用”。在这种条件下，课堂不再天然具有中心地位，这是一个结构性变化，而非教学技巧可以弥补的局部问题。

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教师不会教”或“学生不愿学”，而是指出：这是整个时代背景的转变。疫情使课堂的物理凝聚力瓦解，AI 则使课堂的功能必要性被架空，两者叠加，让传统课堂从“功能性成立”变成了“仪式性存在”。这种分析揭示当前教育逻辑面临的根本性断裂，远超教学技巧层面的修补主义。

王老师对“教师功能性替代”的论述尤为犀利。当代学生的学习动机越来越工具化，这并非简单的能力下降，而是评价机制与社会激励共同塑造的结果。当前高校普遍强调结果导向（成绩、绩点、项目成果），在这种环境下，学生自然倾向于“最低成本完成任务”。如果不触及评价体系，仅要求课堂“更有吸引力”，实际上是在用形式对抗结构，效果注定有限。当 AI 能在信息提供、概念解释、常规答疑等层面比教师更高效、更耐心时，教师若仍固守“讲台上的知识分发者”角色，便必然陷入无力

感。而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多数学生需要的并非知识的深度，而是任务的完成度；课堂若不能提供超越 AI 的独特价值——如真实的问题情境、高阶的思维纠偏、人格与志趣的点燃——那么它便难以对抗学生的注意力散漫与学习动机的工具化。

文章提出的四种教学转型方向（资源型、解惑型、实践型、人格点燃型）极具洞见，指出教师角色重构的若干方向：从“首轮输入者”转向“高阶澄清者”，从“播音器”转向“实践场域的组织者”。这种转向并不轻松，它要求教师放弃对“讲台中心”的依赖，重新在技术无法替代的领域建立专业尊严。王老师这一划分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新的教学逻辑：教学不再是一个封闭时空中的“整体事件”，而是可以被拆分为多个功能模块，由不同媒介和场景共同完成。这种“去中心化”的教学观，符合数字时代的认知生态，也为教师角色转型提供了清晰方向。其中，“解惑型教学”与“实践型教学”尤其值得重视。前者强调教师在“错误识别与结构重建”中的作用，这是当前 AI 尚难完全替代的领域；后者则将教学引向真实问题情境，使学习从“知识掌握”转向“能力生成”。可以说，这两点构成了未来教师专业性的核心基础。文章对“教师被功能性替代”的判断，虽有现实依据，但也略显单向。AI 确实在信息提供和初级解释层面具备优势，但其输出的可靠性、深度一致性以及价值判断能力仍存在局限。教师的作用，或许不是被替代，而是从“知识提供者”转向“认知把关者”和“意义建构者”。换言之，教师的权威并未消失，而是从“信息权威”转变为“判断权威”。

文章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当“讲授”不再是教学的核心机制时，教育体系应当如何重构自身。它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被放弃的，不是课堂本身，而是对课堂的旧有想象和固有认知——那种以为只要讲得足够清楚，学习就会自然发生的信念。

文章的论述当然也可以进一步追问：当知识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大学教育是否仍应承担某种“强制性的系统学习”功能？如果完全按需供给、按需解惑，是否会加剧认知的碎片化，削弱学科逻辑与思维韧性的培养？这些问题并非否定文章的判断，而是指向“课堂死后”更复杂的教育重构难题。

文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总体化倾向”。“课堂失效”会不会导致“大面积”甚至课堂教学“时代终结”？实际情况可能会存在学科差异和个体差异。如理工科中的实验课、讨论课，人文学科中的深度研讨，课堂仍然在不少场景中保持着较强的有效性。所以，课堂并非整体“死亡”，而更像是高度“分化”：低密度讲授式课堂确实在衰退，但高参与度、高认知负荷的课堂仍将具有生命力。因此，与其说“课堂已死”，不如说“单一形态的课堂已失效”。课堂已不再是高效学习的唯一舞台，但在某些场景，甚至许多场景，仍可以成为更高密度、更高质量学习的关键节点。这不是说一定要挽救旧形式，而在于承认变化，并据此重建教育的结构与逻辑。这或许才是这篇文章留给读者最重要的启示。

王春艳老师的文章，是 AI 时代初期一篇有勇气、有洞察、有建设性的高等教育檄文。它撕开了大学课堂光鲜形式下的空心化真相，也拒绝在“教学表演”中自我欺骗。我们能否以这份清醒为起点，不再在废墟上化妆，而是重新思考：AI 时代，大学教师何以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学习共同体又如何以新的形态重生。这不仅是教师个体的挑战，更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必须正视的时代命题。

（来源：科学网，2026-03-26，肖立志）

好课堂的样子，正在杀死好课堂

导语：今天高校课堂面临的，已经不只是课堂管理问题，也不只是教学创新问题，而是两种不同逻辑同时进入课堂后的结构性变形。一方面，课堂被要求可控；另一方面，课堂被要求可见。到课率、抬头率、手机管理、互动展示、成果推广，分别来自不同制度背景，却在同一空间内共同塑造着课堂。“可复制可推广”本应是经验、机制和模式的迁移，却常被误读为课堂表演的可复制。由此带来的，不只是教师压力的增加，更是课堂正在从“学习发生的地方”变成“学习被展示的地方”。

近年来，高校课堂中同时出现了两类不断强化的要求：一类来自课堂治理，强调到课率、抬头率、课堂专注度、手机管理以及教学秩序；另一类来自教学改革、教学竞赛和课程建设，强调互动、参与、活跃、创新、示范性以及成果的可复制、可推广。二者并不属于同一种逻辑，却在同一课堂空间内同时生效。前者关心的是课堂是否可控，后者关心的是课堂是否足够可见、足够出彩。于是，课堂不再只是学习发生的场所，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被管理、被展示、被证明有效的场景。

如果说第一类要求主要围绕“管住课堂”展开，那么第二类要求则更多围绕“做出课堂”展开。前者试图压低课堂中的失序、走神、分心与涣散，后者则试图提高课堂中的热烈、参与、反馈与表现。表面上看，这两类要求都指向“让课堂更好”；但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往往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在重塑课堂的评价方式。课堂开始越来越少地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一个可以观察、可以记录、可以评审、可以复制的教学场景。课堂的重点，也由“学生是否真正进入知识”逐渐滑向“课堂是否呈现出应有的样子”。

一、秩序不等于学习

这首先改变的是对“课堂问题”的理解方式。原本，课堂中的困难可以是认知上的，例如概念太抽象、知识跨度太大、学生基础不齐；也可以是学习上的，例如动机不足、方法缺失、理解断裂、能力薄弱。但在管理逻辑进入之后，许多问题会被优先翻译成秩序问题：学生到没到、头抬没抬、手机收没收、课堂静不静、纪律稳不稳。于是，许多复杂而深层的教学难题，被率先处理成可见、可量化、可通报的治理对象。这样做并非毫无必要，但它显然不是对课堂问题的全部理解，更不是最深层的理解。

因为秩序并不等于学习。学生抬头，不等于注意力真正进入了知识；手机离手，也不等于理解就此发生；课堂安静，不等于思维正在推进。很多时候，治理能够恢复的是表面的课堂形态，却无法自动恢复课堂曾经依赖的那些深层条件。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为什么学生没有抬头，而是为什么“抬头”本身已经不再天然通向“学习”；也不是为什么学生总想看手机，而是为什么课堂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稳定地占据注意力中心。若这些问题不被触及，课堂就很容易停留在秩序修复的层面，而难以触及学习机制本身的变化。

二、可见性不等于有效性

另一边，教学改革与教学竞赛则在制造另一种压力。课堂不仅要有内容，还要有设计；不仅要有设计，还要有可见的设计；不仅要让学生参与，还要让这种参与足够鲜明，足够容易被识别，足够能够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确实发生了。于是，互动被强化，展示被强化，活动被强化，过程性设计被强化，课堂气氛也被不断赋予更高的

价值。这样一来，课堂中的“教学”并没有消失，却越来越需要通过某种可见形式来证明自己存在。

这就带来了一个微妙但重要的转变：课堂中真正最容易被保留下来的，未必是那些最能推动理解的东西，而常常是那些最容易被看见、被复述、被评审的东西。一个设计是否真正改变了学生对知识结构的把握，往往需要时间，需要连续观察，需要从作业、讨论、应用、迁移中慢慢显现；但一个课堂是否“气氛热烈”“互动充分”“学生参与度高”，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直观印象。于是，评价机制天然倾向于奖励那些可见性更强的教学行为，而不一定是那些真正改变学习质量、却不易被镜头捕捉的教学努力。

三、推广不等于复制

在这种情境下，“可复制可推广”便成为一个尤其值得辨析的概念。按其原意，推广应当指向经验的传播、原则的借鉴、机制的迁移，这本来是教育改革中非常自然、也非常必要的一部分。然而，一旦这个概念进入更具体的执行与评审环境，它就很容易被悄悄改变含义：从“可以借鉴”变成“可以复制”，再从“可以复制”变成“最好能够标准化地复现”。结果，一门课的价值，便不再首先体现为它是否真正适合这位教师、这群学生、这个学科、这个现场，而是越来越体现为它能否被组织成一个足够完整、足够清晰、足够稳定、足够适宜展示的模式。

真正值得推广的，通常不是某个课堂在第几分钟提问、学生如何回应、教师如何走位、活动如何切换；真正值得推广的，是问题意识，是内容重构的逻辑，是对学科核心困难的把握，是学习如何一步步被组织起来的机制，是教师如何判断“学生真的学到了东西”。换句话说，推广真正需要的是可理解、可借鉴、可转化，而不必然是可照抄、可复刻、可复演。

一旦把推广误解为复制，课堂就会迅速向另一种方向滑动。为了便于复制，就需要标准化；为了便于标准化，就需要压缩情境差异；为了便于展示标准化成果，就需要强化那些最容易被看到的教学动作。于是，课堂中的许多关键因素开始被当作“噪音”处理：教师个人的学养与气质、不同学科的结构差异、不同班级的心理氛围、现场生成的不确定性、真正深入学习时不可避免的停顿、迟疑、沉默与反复。可问题恰恰在于，教学之所以是教学，而不是流程执行，往往正是因为它无法完全脱离这些具体而细微的因素。

四、生命力本身并不总是整齐的

这也是为什么，越是强调可复制，课堂反而越容易失去真正的生命力。因为生命力本身并不总是整齐的。真正有效的课堂有时并不热闹，有时甚至显得缓慢、沉闷、反复；真正重要的理解生成，也并不总能被立刻看见。一个学生长时间沉默，可能不是没有参与，而是在艰难地组织自己的思想；一堂课没有频繁举手发言，也未必意味着缺乏思维推进；一种教学设计不适合大面积移植，也不意味着它没有深刻的教育价值。如果评价逻辑更偏好那些“看起来有效”的课堂，那么教学就很容易被推向外观优化，而不是内在生长。

五、课堂正在被什么样的逻辑塑造

于是，今天真正需要追问的，恐怕已经不是课堂够不够活跃，而是课堂正在被什么样的逻辑塑造；也不是经验能不能推广，而是推广究竟意味着什么。若课堂一边被

治理逻辑切割成到课率、抬头率、手机管理和课堂秩序，另一边又被展示逻辑塑造成互动充分、参与热烈、成果突出、模式成型，那么课堂最终可能获得的，并不是更深的教育性，而是一种越来越成熟的“可展示性”。到了那时，课堂当然可能显得更整齐、更丰富、更热闹，也更便于拍摄、汇报和评审，但它未必更接近学习真正发生的方式。

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课堂治理，也不是要否定教学改革，更不是要否定经验传播的必要性。秩序当然重要，没有基本的学习秩序，课堂本身难以维持；改革当然必要，没有改革，课堂很容易停留在僵化与惯性之中；经验当然值得传播，教育也需要公共积累与共同进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当治理、改革与评价共同进入课堂之后，课堂究竟被导向了哪里。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可复制可推广”这几个字本身，而在于这几个字在现实中常常被如何理解、如何执行、如何转化成具体要求。若“可推广”最终被理解成“最好人人都能照着做”，若“可复制”最终被理解成“最好一套流程到处通用”，那么课堂被推进的，就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创新，而是一种更精致、更熟练、也更隐蔽的课堂表演学。

教育当然需要经验，但经验不是模板；课堂当然需要活力，但活力不是表演；推广当然需要表达，但表达不是复制。

若这些基本界限不能被重新厘清，那么未来课堂可能会越来越擅长呈现“好课堂”的样子，却越来越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学生究竟是在学习，还是只是在一个被精心组织、精心管理、精心展示的场景中，完成“学习应有的样子”。

（来源：科学网，2026-04-01，王春艳）

当大学老师不再是知识入口，我的课堂从热闹到冷清，终于摸透了破局之道

AI 导读

"从'学生追着问'到'我追着学生聊'，二十年教龄的大学老师痛心发现：课堂集体失宠的背后，是网络碎片信息钝化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当手机成为知识入口，真正的课堂价值在于唤醒独立思考——'我们培养的不仅是记住知识的人，更是会思考的人'。试着把经济学融入买奶茶、让沟通课变成职场演练，慢慢地，抬头的学生变多了。

某大学老师诉说：我教大学已经快二十年了，从当年的“学生追着问”，到现在的“我追着学生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学老师早就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入口了，而这背后，是课堂的集体“失宠”，更是学生心态的彻底转变。

很多人都说，现在课堂死气沉沉，是老师讲课太枯燥，要么照本宣科，要么内容陈旧。这话我第一个不认同，我教的专业课，每年都会更新案例，从行业热点到实操技巧，甚至会特意找些学生可能感兴趣的短视频穿插进去，可结果呢？十年前，我放个相关的纪录片，全班能坐直了看，现在我放个搞笑的行业段子，除了我自己尴尬地笑两声，底下全是低头刷手机的，连抬头瞥一眼的都少。

去年我带的一个班，有次上课讲基础常识，我问“咱们常说的五险一金，具体是哪五险”，全班四十多个人，居然只有三个学生能说全，剩下的要么低头沉默，要么支支吾吾说个一两样。我当时就懵了，这不是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是以后走上社会

必懂的常识啊！我试着引导他们互动，问“你们平时刷手机，没刷到过相关内容吗”，有个学生小声说“刷到过，但划过就忘了，觉得没必要记”。

还有个学生，平时上课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要么睡觉，要么刷短视频。有一次我课上突发奇想，不讲课了，就跟他们聊我刚工作时的糗事——当年我第一次上讲台，紧张得把教案念反了，台下学生笑成一片，我脸涨得通红，却反而放开了，越讲越顺。本以为这事儿能拉近距离，结果我讲完，小周依旧低着头，我走过去问他，他头也不抬地说“老师，你这事儿没意思，我手机里的段子比这好笑多了”。

一开始我也纳闷，现在的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那么多，手机、自媒体、短视频，按理说应该更懂才对，怎么反而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后来我慢慢观察才发现，不是他们获取的知识多了，是他们的大脑被网络信息“钝化”了。网络上的内容都是碎片化的，刷一条视频几十秒，看一篇文章一两分钟，不用思考，不用深究，看完就忘，久而久之，他们就养成了懒得思考、懒得探究的习惯。

以前，课堂是知识的“权威阵地”，老师说的话、讲的内容，学生都愿意听、愿意记，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渠道获取这些知识。可现在，随便一个短视频博主，就能讲专业知识，随便一篇推文，就能科普常识，课堂的权威性被彻底打破了。学生觉得，反正课后刷手机也能学到，何必在课堂上费脑子听？久而久之，对知识就没了好奇心，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课堂自然就死气沉沉。

我甚至有时候会想，照这样下去，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除了少数真正爱学习的精英，大部分可能真的只是拿着大学毕业证的“农民工”——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被动接受碎片化信息，走上社会也很难立足。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我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专业操作都不会，问起专业知识，更是一问三不知。

那么，当大学老师不再是知识入口，课堂到底该何去何从？我琢磨了很久，也试着做了一些改变。其实核心很简单：课堂不能再只传递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探究欲望。我不再执着于讲多少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提问、思考上。比如讲专业案例时，我不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让学生分组讨论，自己分析利弊，哪怕他们说得不正确，我也会耐心引导，慢慢培养他们的探究意识。

我还会结合生活中的小事，让课堂变得有生活情趣。比如讲经济学基础时，我会跟他们聊平时买奶茶、逛超市的消费习惯，让他们明白，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讲沟通技巧时，我会让他们模拟职场沟通场景，现场演练，比单纯讲理论管用多了。慢慢的，我发现课堂上抬头的学生多了，愿意主动发言的学生也多了，虽然还是有一部分学生不爱听课，但至少，课堂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总之，我觉得，大学老师的角色，早就该从“知识的传递者”变成“思考的引导者”。网络可以给学生提供碎片化的知识，但课堂能给学生提供系统的思考、深度的探究和真实的互动。课堂的价值，从来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知识点，而是让他们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学习、如何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

作为一个老教师，我不奢求所有学生都能成为精英，只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学生在课堂上找回好奇心，找回学习的乐趣，哪怕只是多抬头听一节课，多思考一个问题，也算是没白教。毕竟，大学课堂，从来都不应该是死气沉沉的，它本该是充满活力、充满思考、充满希望的地方。

（来源：百度教育，2026-04-22）

专访科技哲学学者刘永谋：最大的问题不是 AI 越来越像人， 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

某种“新人类”必定在智能革命之后登场。

在未来，分裂式的表演人格，可能成为生存的基本技能。同时，太过频繁的表演，也可能让人容易麻木和倦怠，最终让人成为另一种智能机器。

“生活在 AI 时代，每个人都躲不开算法的控制。我们能做的，是察觉到算法对我们的规训，尽可能了解它的机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永谋在听到“反算法生活”的概念时这样说。作为哲学家，他思考的问题主要聚焦于 AI 工具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 AI 及其应用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伦理风险和技术风险。

刘永谋目前策划出版了学术普及类著作“AI 时代三部曲”的前两部《智能革命后的世界：AI 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和《AI 性别：日常生活的智慧跃迁》，第三部《AI 与人性：AI 时代的人心及其安顿》正在创作中。

算法规训着人类行为的方式

《新周刊》：如果算法给我们推送我们喜欢的内容，很多人会说“号养成了”。你在生活中，是否会有意识地“养号”？

刘永谋：我没有所谓的“养号”行为。

这种行为会导致“信息茧房”，即 AI 专门把你喜欢的内容推给你，最后我们听不到别的声音，于是“作茧自缚”了。

“信息茧房”概念提出来之后，信息科学、传播学、法学、社会学等许多领域的学者都进行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它缺乏实证。首先，人不可能只从社交媒体上接收信息，如果你的观点极端，很难说是受什么渠道的信息影响；其次，“你开始很温和，刷短视频半年后就变极端了”，这样的验证实验更难以设计。

总之，学界主流声音认为，信息茧房只是某种担忧，人不可能生活在绝对的信息茧房中。当然，这并不是说信息茧房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在网络出现之前，报纸、电台、电视台等现代传媒同样给受众推荐新闻内容和传播深度观点。从根本上说，媒体通过议程设置让受众关注某个问题，便是一种“算法推荐”。这些推荐由把关人控制，属于他人推荐。

目前，信息推荐算法常见的有三种：“基于内容的推荐”，即你对什么感兴趣就推荐什么；“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即跟你类似的人喜欢什么就推荐什么；“基于时序流行度的推荐”，即什么流行就推荐什么。我们看到，与受控于把关人的他人推荐相比，算法推荐增加了“自我推荐”，这无疑提高了受众的能动性。

总之，我对信息茧房并没有那么担忧。

《新周刊》：你指出，AI 时代会造成新闻娱乐化、平庸化、世俗化。这是为什么？这也和算法有关吗？

刘永谋：网上虚假信息泛滥，一直让人诟病，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兴起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 AI 根本没有真假的观念，更没有谁要求它输出的内容必须与真实的世界相符合。长久以来，网络水军肆虐，各种谣言、阴谋论层出不穷；键盘侠满地皆是，上来就站队、开怼、开骂，毫无根据地“灌水”，完全没有耐心，也不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干就完了”。于是，网上的消息不断反转，时常比肥皂剧的剧情还离谱。现在有了 GAI（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开启不拿工资、二十四小时

不眠不休的 AI 水军模式，真相将更加难以寻觅。

此种状况，有人总结为“后真相”。显然，后真相的世界以智能技术为基础。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前，真相与假象相互混淆，拨开谬误找到真理也不容易。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增加寻求真相的难度，真相与后真相的距离越来越大。

2014 年，美联社就开始使用 AI 协助报道，比如用 AI 为财经报道处理财务报告，为体育新闻处理比赛得分和比赛笔记。可以说，自此，AI 在新闻媒体中的使用开始改变舆论环境。在未来智能社会中，新闻写作越来越依赖于数据，记者从新闻信息采集者逐渐转变成数据管理者和分析者。因此，媒体对复杂新闻事件的理解可能越来越肤浅，公众从媒体报道中则可能了解有限。

随着 AI 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友意识到上网找不到真相，浏览新闻也不再是或者不完全是为了寻找真相，而纯粹是为了娱乐或者宣泄情绪。当 AIGC 占网络内容的绝大部分后，新闻真假问题就彻底被消解了，加上受众放弃区别真假，新闻报道可能彻底鸡汤化、猎奇化和流量化。

因此，已有偏激的人高呼：“新闻已死！”当然，这种观点过于悲观。AIGC 使得真相挖掘变得更困难，但并没有改变新闻意识形态的属性。

《新周刊》：你提出，AIGC 会导致“知识的下流”，即知识生产的质量越来越差。AI 辅助算法可能加大人们的偏执、自大。你认为算法有类似的问题吗？

刘永谋：对于知识生产而言，AIGC 的问题不止于信息泛滥或过载，更重要的是导致“知识的下流”。为什么？大模型以所有网上信息为基础来训练，总体处于这些知识的平均值或中位线水平。因此，AIGC 并不是什么高质量的东西。很多人觉得 AIGC 水平很高，恰恰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水平在中位线以下。

随着 AIGC 充斥整个网络，网上少数的优质内容被不断“注水”而“下流”。然后，AI 以“下流”后的内容来训练，便会越来越“下流”。有人称之为“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进，垃圾出）。

偏见和歧视无处不在。AI 算法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有 AI 崇拜和数据崇拜的心理，会觉得 AI、数据、算法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从而掩盖了其中的歧视和偏见。

《新周刊》：我感到很多时候算法体现了“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价值观，是这样的吗？

刘永谋：是的。在消费社会，技术与资本一体化，相互支持。一方面，AI 技术的研发和推进需要资本的支持；另一方面，资本攫取利润离不开技术进步。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运转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没有技术创新，整个经济体系将走向崩溃。

《新周刊》：你提到面对 AI 和算法，在未来，人会逐渐进入精神分裂和数据倦怠的漫长阶段。能否展开谈谈？

刘永谋：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驯化家畜的同时，智人本身也开始自我驯化。哺乳动物被驯化之后，出现了一些普遍的解剖学变化，比如体形变小、脑容量减少、耳朵耷拉等，这是某种“幼态延续”，即终生保持幼年期的性状。除了被人类驯化的家畜外，野生动物也有自我驯化现象，典型的比如倭黑猩猩。

回顾历史，智人主动的人种选育行为一直延续至今，比如避免残疾，遗弃残疾者，杀婴，阻止遗传病、精神病人人生育等。此类选育行为的目标，大多是为了繁衍优良后代，减少或者避免劣质后代的出生；也有一些完全是出于文化上的理由，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导致溺杀女婴的情况，古埃及王室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实行近亲结合（如兄妹通婚、父女通婚等）；而 20 世纪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罪行，则是此类“优生学改造”走到极端的疯狂案例。

在人的精神提升方面，人类历史上采取的主要是各种温和的人文宣教活动，比如与智人的出现时间差不多久远的宗教活动、现代以来建制化的识字与教育活动，以及自 20 世纪开始大规模展开的宣传活动等，均依照类似的逻辑进行。

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人文宣教活动的成效并不明显，尤其是很难说智人今日的心灵状况要优于原始人。在法国哲学家卢梭等人看来，原始人才是高贵而纯洁的，而今人既贪婪又堕落。

可以说，文明化意味着对智人越来越严厉的心理和行为压抑。在文明世界中，人类从儿童到成年，要在十数年之内按照社会要求形成足够的自控力和羞耻心，改变人类本性。

随着智能技术的兴起，此类自控驯化将愈演愈烈。近年来兴起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现象，即用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等搜集个人在生活中的各种数据，如运动、睡眠、饮食、心情等，其目标是反思和控制自我，属于典型的AI自控驯化。在一定程度上，AI时代的自控驯化可以帮助提升人类道德水平。但同时，它也有隐私暴露、维护成本过高等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法是一种人类自控驯化的技术工具，规训着人类的行为。历史上发生过的对人类自身的改造行为，基本属于群体性选育行为，针对的是对整个人群性状的提升，但是并不能精确控制每个人的改造过程。

随着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和人类增强技术的出现并汇聚于智能平台之上，基于新科技的身心设计工程被提上了日程，其目标是精准控制个体的生物性状。比如对胎儿进行唐氏筛查，对人类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等，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便可以获得精准的提升效果。也就是说，与身心选育相比，身心设计更为积极主动。也因此，身心设计成了当代智人自我改造的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是作用对象从“人口”（一个群体性概念）转变为“个体”。

很多人担心，过于严格的AI自控驯化，未来会使人多少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到处都是摄像头，人需要及时切换自己的状态，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在未来，这种分裂式的表演人格，可能成为生存的基本技能。同时，太过频繁的表演，也可能让人容易麻木和倦怠，最终让人成为另一种智能机器。

“人的机器化”：智能革命对人的肉身与心灵的改造已经开始

《新周刊》：你指出，AI和算法的时代，很大的危险是人的机器化。

刘永谋：从根本上说，智能革命的力量不仅改造自然和社会，更深入到人本身。智人在肉身和观念两个方面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某种“新人类”必定在智能革命之后登场。关于未来的人类，之前我认为主要有两种可能，即“赛博格”和“数字人”；如今我认为最有可能是“机器人”，即外表还是人的模样，而身体和灵魂都已经机器化，成为某种智能机器。

越来越多人开始支持运用新科技对智人肉身进行改造或增强，即我所谓的“身心设计”。他们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想要在机器人劳动社会中与AI进行劳动竞争，为了避免成为“无用之人”，不得不进行身心设计；第二，AI不断“进化”，加剧智人身心的退化，比如人越来越愚蠢，因此需要用身心设计来遏制退化；第三，未来在与硅基生命的竞争中，作为碳基生命的智人处于明显的劣势，需要身心设计来扭转。

身心设计论者主张的是一条“人的机器化”之路。

“人的机器化”背后是人的主体观念的巨变，我称之为“科学人崛起”。人们不再相信哲学、文学、宗教、神话、巫术乃至迷信的解释，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新科技对智人研究的新成果，由此，人类行为与情感被还原为物理、化学和生物参数，人性的瑕疵被视为正常的演化缺陷。譬如，爱情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而是多巴胺、内啡肽等物质分泌的反应。

“科学人”的核心观念在于：人只是一种智能机器，可以也应该被测量、控制和改造。这种观念会逐渐深入人心，接着便是：人要先测量，然后再治理。

关于机器人，未来的“科学人”也许会相信：人形机器挺好的，纯洁而无辜；相反，人类却有一颗被玷污的蒙尘之心。说人像机器一样，将不再是讽刺，而可能成为一种理想。

越来越多人讨论“agent”（能动者），讨论机器人权利。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开始相信，人和机器人均为 agent，机器人也有权利，人只是另一种智能机器。这是将人拉平至机器的高度。由此可见：21 世纪最大的问题不是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

人毕竟不是机器，AI 时代人的机器化过程必然要面对人的反抗。比如，我策划的“AI 时代三部曲”就是要呼吁大家警惕这种现象。

《新周刊》：你认为在未来，AI、算法等技术的发展会对人类的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永谋：粗略地说，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乐观主义的，认为最终会出现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理想国，我称之为“AI 理想国”，比如数字共产主义；另一种是悲观主义的，认为最终世界会变成一座大机器，我称之为“AI 机器国”。

“AI 机器国”会是什么样子？它将是一台严密的智能大机器：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这台智能机器上的一个小智能零件，随时可以更换，和钢铁制造的零件没有差别。

一些人认为，新兴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加剧规训化的趋势，当代社会早成了“电子圆形监狱”（electronic panopticon）。显然，这种理论主要考虑的是隐私问题，但智能革命之后，这就不再仅仅是隐私问题，因为除了监视，机器人还会采取行动，比如对人进行拘押。所以，智能技术才可能带来真正的牢狱和“AI 机器国”。

“AI 机器国”会出现吗？仔细思考一下，“AI 理想国”和“AI 机器国”的极端想象，都将智能技术视为某种影响社会未来发展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现实远比理想要复杂，更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利弊互现。

现代治理有一个冲动：不光是罪犯，所有人都多少有点问题，都要被改造、被提升。我称之为“完美人梦想”。为了将之落实，当代社会用各种各样的规矩，把每个人随时随地约束起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执拗于“完美人梦想”，肯定会导致所谓的“过度治理”问题。多数小错误还是应该交还给道德领域，甚至要被社会所容忍。为什么？因为治理必然伴随反抗，试图完全铲除反治理现象，结果一定是系统的崩溃。

除此之外，伴随智能治理，常见的反治理现象还包括如下几种：第一，智能低效问题。治理智能化是否真的提高了效率？这个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有人认为，电脑在社会机构中的使用，未必提高效率，而是掩盖了这些机构需要改进的问题。第二，技术怠工问题。有人利用智能技术来怠工，比如，以学习新的智能技术为借口来怠工，在微信群里找领导，事事请示汇报，推卸责任，等等。第三，智能破坏问题。“人肉搜索”“网络水军”甚至网络造谣，给治理活动带来混乱。对于智能破坏，尤其是机器人犯罪问题，很不好追查。第四，官僚主义智能化问题。现代治理以可计算和文牍中心为基础，可计算指信息数字化，文牍中心要求治理围绕文件展开。治理者治理的是纸上的、数字化的对象，不是真实对象，这就就会出现偏差。信息越多，就需要越多机构处理，导致机构不断膨胀。

反治理现象的存在，说明“AI 机器国”要运转起来并不容易。

“AI 理想国”会出现吗？就算机器人把所有的劳动都包了，一些人也会担心，人类会不会天天打麻将，天天无事生非，自己把自己毁灭了；或者像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想的那样：人类成了行尸走肉，吃饭都要机器人喂；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人类放弃现行的不平等制度，我们为此将付出何种代价呢？

“AI 机器国”会出现吗？一些人认为，科技是为权力和当权者服务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网络的确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权力监控，但同时也促进了自下而上的网络民

主。

既有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走上极端方向的可能性极小，至善或极恶的理论状态均极少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呈现出有好有坏的现实状态。因此，务实主义者认为，智能治理的未来发展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和族群肯定会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来源：新周刊，2026-04-02，潘文捷）

AI 秒出答案的时代，先失败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AI 的即用性创造了学习的海市蜃楼。一个基本判断原则是：如果你完成一个任务后，无法评价 AI 生成结果的质量优劣，那么你就是在进行无效成功——你看起来完成了任务，但你没有在学习。

用 AI 帮自己梳理了一份清晰有序的会议纪要，刚完成时觉得效率极高，但没过几天被领导追问细节，脑中却一片空白？或者用 AI 辅助完成了一份逻辑严密的分析报告，交付时看着排版精致的文档信心十足，但下周遇到类似问题、没有 AI 在旁时，你发现自己仍然无从下手？

这些场景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AI 让我们看起来学得更快、做得更好，但那些快速生成的知识似乎也格外容易从脑中溜走。表面上你完成了任务，实际上你并没有真正学到什么。这就是 AI 时代学习面临的根本困境。那么，在这个动动手指就能获得答案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学习？

答案可能出人意料：学会失败。

真正的学习危机，不是学不会，而是没学就先知道了答案

AI 给学习带来的危机，其实并不新鲜。它只是把我们沿用了几十年的传统教学方法推向了更危险的极端。回想一下我们熟悉的教学场景：

老师先讲解公式和例题，把正确的解题路径清晰地展示出来，然后学生通过大量重复刷题来巩固这个“标准动作”。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先把正确答案的“标准动作”焊死在脑子里，用反复训练来避免犯错，就像训练肌肉记忆一样，让对的路径成为本能。认知科学家将这种策略称为“算法思维”（Algorithmic Thinking）——将解题固化为一套可调用的固定程序。它或许能应对常规考题，但一旦面对陌生情境或需要创新突破的问题，这套程序就失灵了（Kapur, 2014）。

这种“先教后练”的模式看似高效，却与认知科学揭示的有效学习规律根本相悖。当正确答案被讲解得明明白白，学生便丧失了自己在混乱中自己摸索出路径的珍贵机会——他们学会了套用公式，却没有真正理解公式背后的概念结构。更值得警惕的是，只要 AI 工具能提供解题步骤或操作逻辑，人脑便会不自觉地启用算法思维——仅仅在记忆中调用现成的程序，不再主动调动反思思维去理解问题背后的深层结构。这种调用，可看作是认知上的“省电模式”，或者说是“偷懒模式”。

认知科学中对此有一个专业术语，称为“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研究发现，10 至 11 岁的儿童如果预期能够使用外部记忆工具（如把单词写下来），他们就会减少对信息的内部编码，最终导致内部记忆受损。结果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内部记忆越不自信，对 AI 等外部依赖就越强（Goldberg & Magen, 2026）；还有研究发

现，当大脑主动抑制工作记忆中的无关信息时，反而能释放认知资源、增强新记忆的形成（Zhang, Z. & Lewis-Peacock, 2025）。换句话说，当你把所有信息都交给 AI 处理、从不经历大脑内部的“清理—重组—整合”过程时，你失去的正是深度学习的能力。

同样的逻辑也贯穿在各类教育机构的教学中。很多机构把“帮学生避坑”当作金字招牌——把常见的错误选项、容易踩的陷阱——标注出来，提前警告，反复训练学生识别和躲避。但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这种“避坑训练”恰恰剥夺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那些“坑”本身——错误的尝试、走不通的歧路——正是激活深度思考的触发器。当你帮学生绕过了所有坑，你也就绕过了他们大脑中本该发生的认知冲突。

这一隐性危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就已暴露（Miwa, 1987; Nohda, 1987）。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中学生参加国际数学竞赛屡获奖牌，随即向全球输出了“结构化问题解决”教学模式——由教师通过精心编排的流程引导学生高效学习。但日本研究者保持清醒，主动将这套模式与更强调“笨拙摸索”的美国课堂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发现，那些经过长时间自我挣扎的美国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直觉领悟远超早早就被“教会”的日本学生。当解题办法总是被教师提前讲解，孩子们便在迷宫的入口直接拿到了地图，从而丧失了寻路时所能建立的珍贵直觉。

这一发现揭示了学习的悖论：越高效，越肤浅。传统教学追求“少犯错”，有效失败的理念追求的却是“从错中学”——两者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学习目标。

有效失败：错得越惨，学得越好

2008 年，新加坡学者马努·卡普尔（Manu Kapur）注意到一个反直觉现象：运动员在训练中反复遭遇失败和挑战，这些挫折不仅没有妨碍他们进步，反而提高了运动技能和适应力。这让卡普尔开始思考：既然失败如此有启发性，为什么不在学校里有意地设计失败来促进学习呢？

这个想法最终催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方向。卡普尔对传统的直接教学法提出了根本挑战：学习一个新的数学概念时，到底应该先教后练，还是先练后教？

他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在一项发表于《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期刊的随机对照实验中，虽然两种方法的程序性知识（即解题步骤的熟练度）得分相近，但先解题、失败了再听课的学生，在概念理解深度和知识迁移能力方面远超先听课、再做练习的学生（Kapur, 2014）。这个结论直接挑战了传统教学先教后的根基——我们长期以来所信奉的教学顺序，可能恰恰是阻碍深度学习的元凶。

更令人惊讶的是后续发现。即便学生自己没有亲自动脑解题，只是观察和分析其他同学失败的解题尝试，他们的学习效果依然优于那些直接听老师讲课的学生。这彻底颠覆了“只有成功才值得学习”的传统观念——失败的解题尝试中，蕴藏着比正确答案更丰富的学习素材。

卡普尔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有效失败（productive failure）。他把学习结果分为四种类型：有效成功（自己探索后正确解决）、无效成功（靠照搬或偷看答案正确完成）、有效失败（虽然没做对，但深度思考了）、无效失败（既没做对，也没思考）。四种结果中，两种带有有效二字的学习，都指向了深度学习；而“无效成功”虽然表面上圆满完成了任务，对长远理解却几乎没有贡献。

按照这个框架来审视，传统教学追求的听懂后反复练、尽量避免错误，培养出来的恰恰是大量无效成功——学生靠着对标准程序的高度熟练，在常规考试中拿高分，但概念理解浮于表面，面对变式题或真实问题就束手无策。而那些避坑训练，本质上是在阻碍学生进入有效失败的状态。错误的尝试之所以宝贵，在于它在脑中激发的认知冲突——那种为什么这条路走不通的困惑，恰恰是随后理解为什么正确的路是正确

的所必需的认知燃料。

2025年，卡普尔出版了他的新书 *Productive Failure: Unlocking Deeper Learning Through the Science of Failing*。书中总结道：全球研究表明，有效失败教学法的效果可以达到一位优秀教师一整年直接教学效果的三倍；如果所有课程都采用有效失败的方式，学生可以节省相当于两年的学习时间。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有效失败不仅对优等生有效。卡普尔的研究还发现，那些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学生，同样能从有效失败中获益，且获益的程度与高分学生相当。这意味着，有效失败不是少数聪明学生的专利，而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学习策略。

AI 让你绕过的不是弯路，而是大脑的生长

为什么先失败再学习的效果更好？

当我们挣扎于一个毫无头绪的难题时，大脑内部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认知冲突。在反复试错、无果时，大脑会真正陷入一种僵局状态。此时，大脑大量释放乙酰胆碱和儿茶酚胺等神经递质，让人心跳加速、瞳孔放大，进入一种高度警觉的状态，等待正确答案的降临。当老师或书本终于给出正确解法时，乙酰胆碱促使海马体中特定区域的神经元异常活跃，钙离子大量涌入神经元树突棘，触发信使 RNA 的转录和蛋白质的合成——这就是长期记忆的生物学基础。先前的挫败感实际上激活了大脑的学习开关，让大脑像干燥的海绵一样，准备好吸收后续的每一滴知识 (Tu, 2025)。

相比之下，那种先听懂正确解法，再反复操练的传统路径，恰恰让大脑错过了这个开关的触发时机。如果答案一开始就被直接给出，大脑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在海马体中，负责记忆巩固的乙酰胆碱释放量维持在基线，树突棘的钙离子内流微弱，神经通路的髓鞘化始终停留在表面。此时即便大量刷题，大脑也是在以低功耗模式运行——训练的是自动化执行，而非概念性理解。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上课一听就懂、作业一刷就对的孩子，知识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换个考法就抓瞎。

AI 时代的认知危险正在于此，虽然其根源是在几十年前埋下的。我们不仅让 AI 绕过了学习的弯路，更在教育逻辑上早就习惯性地帮学生绕过了这些弯路。无论是 AI 的直接给出答案，还是传统教学的事先铺平道路，绕过的都不是无关紧要的挫折，而是大脑细胞改建自身的生物机会。如今 AI 的加入，不过是以更高的效率，将本身就存在缺陷的教学逻辑放大了极致。

AI 时代的高效学习者，需要练习必要难度

理解了有效失败的科学原理之后，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摆在面前：在这个答案唾手可得的时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

先自己死磕，再求助 AI。这个策略与认知科学中的生成效应 (generation effect) 高度吻合：你主动产出的信息，记忆深度远超被动接收的信息。它同样也是对传统先教后练的根本性扭转：把挣扎放在前面，把讲解放在后面。

具体流程可以设计为四步：

(1) 封锁答案，设定死磕时限。遇到问题时，先关闭所有 AI 工具和参考答案，像卡普尔实验中的学生那样，在没有讲解的情况下先行探索。给自己设定一个死磕时间 (比如 15-30 分钟)，用纸笔进行各种尝试：画图、列假设、反推、自问自答。目标不是必须做对，而是追求有效失败——是否至少走过一条死胡同，并明确了为什么走不通？哪怕最终答案错误，只要有过这些挣扎，你就已经为下一步的学习激活了大脑。

(2) 带着具体失败去碰撞 AI。 当你在某个环节反复撞墙、明确感知到知识的缺口后，带着具体的死胡同去使用 AI。此时 AI 不再是替你写作业的代笔工具，也不是传统教学中那个提前把所有坑都帮你填平的讲解者，而是帮你精准定位的理解助手。你可以这样提问：我按照某个思路推到这一步推不动了，请只提示我错在哪里，不要告诉我整个解法。

(3) 关闭 AI，复盘重做。能力真正的跃迁发生在这个阶段：离开参照物，对着空白屏幕或白纸，用自己的语言和逻辑将整个解题过程重新推导一遍。这个过程会非常艰难，而正是这种重新构建的艰难，才能让你的神经元树突棘长连成持久的能力。

(4) 为 AI 纠错，检验真知。AI 生成的响应中有相当比例存在错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学完知识后，主动检查 AI 给出的答案：它的推理链路上有没有断裂？它的类比是否恰当？你能找到它的错误，才算真正掌握了知识。在 AI 时代，发现错误的能力，可能比给出答案的能力更加稀缺。

“氛围编程” (Vibe Coding) 的反面教材

上述策略听起来简单，但在实践中，AI 的强大便利性和我们早已习惯的先看答案再学习的惯性，会让很多人难以抗拒走捷径的诱惑。2025 年，编程圈流行一个词叫氛围编程——开发者完全依赖和 AI 对话来生成代码，只管给出指令、接受输出，不深究代码的底层逻辑。这引发了严重后果：代码质量堪忧，项目容易崩溃，安全漏洞频出。有资深程序员坦言：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把原本属于我的判断与主导权，交给机器。

这充分说明：AI 的即用性创造了学习的海市蜃楼。一个基本判断原则是：如果你完成一个任务后，无法评价 AI 生成结果的质量优劣，那么你就是在进行无效成功——你看起来完成了任务，但你没有在学习。

不要跟意志力较劲，用巧环境代替硬坚持

最后必须特别强调：认识到传统教学和 AI 便利的局限之后，我们绝不应当简单地把远离 AI、独自死磕理解为一种意志力的考验。死记硬背和孤立的题海战术本身就是我们要超越的旧模式。在 AI 唾手可得的环境中，只靠意志力去抵抗“偷”看答案的诱惑，大概率会失败，因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资源，而 AI 的诱惑加上从小养成的先理解标准答案的学习惯性，是双重叠加的全天候诱惑。

正确的做法，不是用意志力强迫自己不用 AI，也不是退回到传统的死记硬背，而是设计一个让自己不得不思考的学习环境。认知科学中的情境学习理论认为，认知活动与其发生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具体而言：

(1) 寻找学伴，在集体挣扎中对抗放弃的冲动。与另一名学习者约定，各自独立死磕后分享想法，互相点评对方解题尝试中的误区。这个过程的价值不在于对方能给你答案，而在于你们共同处于尚未获得答案的挣扎状态，这种社会性压力能有效延长你的深度思考时间。研究也证实，即使只是观察他人的失败尝试，同样能提升概念掌握水平 (Hartmann et al., 2022)。

(2) 改变物理空间，增加抄近道的认知成本。学习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使用全屏写作工具，甚至给自己设定一个初始挣扎角。一个没有电子设备、只有纸笔和计时器的空间。这种环境制造了一种认知摩擦，增加你获取即时答案的物理和心理成本。

(3) 借助纸笔强制启动反思思维。在面对 AI 或任何外部答案之前，强制自己用纸笔进行观点梳理或画思维导图。物理书写缓慢的节奏，本身就是对算法思维的制衡，

为反思思维留出启动时间。这种慢下来的练习，恰恰是对传统教学中那种快速做对惯性的一种纠偏。

在 AI 能瞬间给出所有答案的时代，真正稀缺的不再是获取答案的速度，而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在混沌中寻找方向的韧性，以及从失败中提取养分的智慧。这些品质，永远不会被算法替代。

错误不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而是通往深度理解的阶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愿意重新审视自己根深蒂固的学习观念——从追求不错，转向拥抱有效失败。

（来源：科学网，2026-04-26，赵斌）

多地高校加快教学布局调整引热议——AI 时代，高校准备好了吗

当 AI 浪潮涌进校园，高校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前不久，宁波工程学院正式成立人文与国际传播学院，整合原人文与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及国际交流学院。无独有偶，半年前宁波大学也发布专业调整通知，明确停招德语等 5 个专业，日语专业进入“留校察看”阶段——将根据后续产业需求与办学适配度决定是否继续招生。

高校专业与院系调整并非个例，而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影响下，高校主动适配产业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的具体实践，也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在技术变革中的转型探索。

4 月 10 日，教育部联合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为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记者走访省内多所高校发现，AI 已深度嵌入高校教学各环节，从智能辅导、作业批改到课程设计、论文指导，技术赋能的痕迹随处可见。而院系整合、专业调整的背后，是高校对 AI 时代人才需求的重新审视。

从“撤专业”到“换赛道”

放眼全国，如何应对 AI 冲击已成为大学专业的共同挑战，其中外语专业首当其冲。近年来，全国各类高校纷纷停招或撤销外语专业，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密集调整外语院系架构，或与文化传播、教育学科合并，或增设 AI 融合课程。

不止外语专业，中国传媒大学此前宣布撤销翻译、摄影等 16 个本科专业和方向，2025 年 8 月又公示拟撤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社会学、会计学等 7 个专业；浙江财经大学 2025 年停招城市管理、资产评估等 8 个专业，撤销公共事业管理、数字媒体艺术 2 个专业；浙江理工大学 2026 年拟停招美术学、日语等 5 个专业，撤销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 3 个专业。

从调整方向来看，受新技术冲击、就业市场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就业偏弱、重复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的专业成为调整重点。传统管理类、语言类、艺术类及部分工科与文科专业集中被优化，这类专业多以单一技能训练为主，易被 AI 替代，且部分高校盲目布点导致同质化严重。

“以前我们需要招翻译，现在同等薪酬下公司更愿意用‘AI+一个懂业务的人’。”宁波一家进出口企业 HR 坦言，“一个会用 AI 工具的员工，效率可能顶得上好几个传统翻译。”因此，面对 AI 对传统岗位的冲击，高校专业调整既是应对之举，也是顺势而为。

这些被裁撤专业大多具有“程序性强、创造性弱、AI 替代成本低”的特征——翻译面临 AI 机器翻译冲击,摄影的基础拍摄与后期被 AI 图像生成和智能修图技术替代,会计、统计等数据处理类工作更是 AI 高效覆盖的领域。但裁撤背后并非简单“舍弃”,而是“能力保留、形式重构”。

旧专业退场的同时,新学院、新专业加速涌现。过去一年,一批“双一流”高校密集成立新学院,方向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未来技术、空天技术、量子科技、AI+ 等领域。

2025 年 9 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全国农林高校中首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同年 10 月,河南大学明确围绕新能源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方向建设 9 个新工科学院,同时建设 3 个未来科学与技术类研究院。

除增设新专业,部分高校直接改造原有培养体系。从 2025 级开始,宁波大学在通识课程平台新增《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同时要求每个专业至少建设一门“人工智能+”跨学科融合课程,推动 AI 与学科专业深度交叉。在 2026 年新学期,衢州学院商学院围绕“AI+跨境电商运营”特色微专业,依托《人工智能跨境电商导论》课程夯实专业基础,开设跨境电商 B2C 数据运营实训、DeepSeek 大模型跨境场景应用等特色课程,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跨境电商全流程深度融合。

“能明显感受到课程改革了。”宁波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大三学生陈永昊说,他所在的传统工科正向数字化、智能化建造转型,“老师们反复强调,要把 AI 变成最得力的助手,带着好奇心去尝试、去使用。”如今在智能建造课堂上,学生可操作无人机进行建筑巡检,通过 BIM(建筑信息模型)开展碰撞检测,在虚拟场景中优化施工流程,让“智能建造”从抽象概念变为可触摸的实践。

宁波本地高校的探索持续深化。2025 年 10 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宁波(前洋)直播中心共建“AI 云媒体”微学院,下设虚拟数字人、AI 语音合成、多语种智能翻译等八大子项目,构建“教学—实训—产出”一体化培养体系;宁波职业技术大学、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衢州市“全国大学生 AI 实训实践基地”合作,为毕业班学生提供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运营等实训课程;宁波工程学院新增人工智能专业,实施小班化、项目化精英培养,聚焦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研究、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方向培育应用型人才。

一增一减之间,高校专业的调整方向已然清晰:更多资源持续流向人工智能、新工科和交叉学科,大学专业版图正被重新绘制。

技术依赖与教学提质的博弈

如果说专业调整需要时间沉淀,那么课堂上的变化则更为直观。

在宁波财经学院会计学院部分专业课程中,AI 已融入“教、学、评”全流程,引入 AI 助教、AI 陪练、公式识别等工具,并将学生使用 AI 的情况纳入期末考核。“以前有难题,我们不好意思反复问老师,现在 AI 助教 24 小时在线,还能推送个性化练习,效率高多了。”会计专业学生谭宇彤说。

在宁波财经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吕振凤的课堂上,学生能用 AI 工具快速生成可使用的电商图文。“吕老师教我们写提示词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像写‘小作文’一样,避免生成错误和无效内容。”电商专业学生郑欣宜分享道。

“高校对 AI 应主动拥抱、积极引导,核心是培养学生利用 AI 与专业技能高效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宁波财经学院教务处处长吴用表示。

然而,AI 助教的引入并非只有掌声。“它给出的答案有时比老师的还详细,都‘喂’给了学生,会不会让他们失去独立思考的动力和巩固积累的过程?”宁波工程学院英语系教师金慧道出担忧。她观察到,有了 AI 之后,很多学生遇到生词或语法问题直

接问 AI，一蹴而就得到答案，跳过了自己查词典、记词根、梳理总结的过程。“英语学习中的词根词缀、单词的词性转换和应用，是需要静下心来花时间自己梳理记忆的，需要‘量的积累’。但 AI 让很多学生快速完成了作业，或者以为自己掌握了知识点，反而跳过了这个必经的积累过程。”金慧说。

这一担忧并非多余。记者在宁波多所高校随机调查发现，多数学生承认曾用 AI 完成部分作业，近半数表示“经常使用”。大三学生小王坦言：“有些选修课作业用 AI 花 10 分钟就能搞定，没必要自己写。”

教学效率提升与学生能力退化的问题，成为高校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小王坦言，他现在的论文多是 AI 辅助后的“半原创”，“离开 AI，自己一点思路都没有”。

近段时间以来，质疑大学生用 AI“代笔”论文的舆论升温，也引发高校普遍重视。记者梳理发现，多所高校已发布 AI 使用规范：华东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学生使用指南》，要求 AI 生成内容不超过全文 20%且需标注；复旦大学发布国内首个本科毕业论文 AI 使用规定，禁止 AI 参与研究设计、文本生成等关键环节。

吴用介绍，去年 3 月，宁财院在调研 AI 对毕业论文的影响及各高校规范后，发布相关通知，明确 AI 使用的允许与禁止范围，借助管理平台对论文定稿进行 AI 检测，检测结果由学院和指导老师甄别，学生对论文原创性负责。

围绕教学与技术应用的博弈仍在升级。“现在有专门‘洗稿’的 AI 工具，能绕过检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说，同学使用 AI 时也会手动修改词汇和语序，降低被检测风险。他同时解释，AI 在科研领域具备较高应用价值，构建数据模型并开展分析往往耗时较长，而 AI 可快速完成相关工作，形成论文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研效率。

对此，吴用认为，解决 AI 滥用重在引导而非禁令：原则上允许 AI 辅助查找资料、梳理思路，但禁止直接生成答案；同时改进作业设计，增加开放性题目与口头展示环节，减少可复制的机械任务，“核心是让学生明白，AI 只是工具，真正的成长来自主动思考。”

宁波大学教务处处长胡良根则更看重批判性思维培养：“我们教学生用 AI，但又让他们避免过分依赖 AI。AI 越强大，学生越要懂得分辨——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该警惕它‘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以求变姿态拥抱时代变革

记者调查发现，面对“步步紧逼”的 AI，部分高校学生群体的反应与市场热度存在明显温差。

李乐源是宁波最大 AI 社群“多个伙伴”的主理人、宁波开放大学 AI 课程导师，同时担任多家政府部门和企业的 AI 培训师。长期穿梭于高校、企业和政府机关，他对不同群体的 AI 学习状态有着深刻观察。

去年下半年，他受邀到宁波某高校开设 AI 应用讲座：“一节课下来，学生安安静静听完，主动提问的屈指可数。”而几天后，他去一家企业培训时，场面截然不同：“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大家搬着笔记本电脑认真记录，课间一群人围着我追问实操细节。”去政府单位培训时同样如此：“领导干部们听得格外专注，不断抛出问题——怎么用 AI 提升政务效率？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大学生对企业和社会的变化，没有那么敏感。”李乐源感慨道。

但市场的传导效应已在显现，部分嗅觉敏锐的学生已选择主动拥抱变化。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大三学生李谨并非计算机专业出身，但大二时他便意识到 AI 将重塑商业逻辑，于是主动自学了 AI 选品、AI 绘图、AI 文案生成等一系列工具，

后加入学校开设的跨境电商专班实训项目，得到企业导师朱秋城老师的帮助，借助 ERP 软件里自带的 AI 选品工具，李谨发现“婚庆签到牌”的搜索频率较高，配套的纪念册销量也表现亮眼。他敏锐地联系设计师重新绘制 CAD 图纸并交由工厂打样。当工厂发来的样品图不符合电商“套路”，他会先用“文心一格”抠图，再导入 LinkFox 标注“长宽高”等平台要求的参数；上架产品时，1688 平台自带的 AI 助手会生成多个标题选项，通过反复测试“手作”“木制”等关键词，就能找到最适合消费者的表达方式。

“一个人就是一支创业队伍。”李谨介绍，借助 AI，他从选品、设计到上架全流程独立完成，这款“婚庆签到牌”上线 4 个月就卖出 2 万件。

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的学生们也尝到甜头，他们团队打造的 AI 漫剧《校园 BUG 修复师》播放热度突破 1000 万，成为现象级产品。“一部 20 集的短剧，以前需要专业剧组，现在用 AI 两天就能出一集。”团队负责人施雯说，大四的她已在北京某传媒公司参与多部 S 级影视剧宣发，并签下三方就业协议。

指导老师王淞更早感受到冲击：“只会实景拍摄不懂 AI，未来很难立足。”他迅速调整《影视摄像》等课程，将 AI 影像生成技术纳入教学，“技术门槛在降低，‘创意为王’的时代真的来了。”

“AI 时代，什么能力不可替代？”胡良根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学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跨学科整合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记者了解到，宁波多所高校正在酝酿课程改革——减少知识性的考核，增加实践性、创新性的内容。《“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这与高校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

随着高考季的临近，专业的选择愈发牵动人心。而高校专业起落的背后，正是中国产业变迁的缩影。回望数十年，时代转型深刻影响专业布局：加入 WTO 后对外经贸专业走红，房地产兴盛时土木、建筑专业热门，互联网崛起后计算机、软件工程成为首选，如今风口已转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热门专业”永远没有固定答案，风口会转向、光环会黯淡，曾经的“香饽饽”也可能被淘汰。

AI 时代，高校专业调整呈现鲜明转型特征：人才培养逻辑从“有什么教什么”转向“产业需要什么培养什么”，通过增设新专业、推进跨学科融合等举措，核心是回应“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复合型人才”这一命题。

如今高校专业的大调整，只是一个开始。它提醒我们所有人：没有哪个专业能永远站在风口，也没有哪条职业路径一成不变。真正值得押注的，是理解趋势、持续学习、适应变化的能力。

未来已来。与其担心 AI “抢饭碗”，高校和大学生们不如学会让 AI “打下手”

（来源：杭州网，2026-04-21）

高教动态

2 金 2 铜 重庆大学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创历史最佳

4 月 22 日至 25 日，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以下简称“大赛”）在天津举行。重庆大学学生斩获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 2 项（全国高教组共 96 项）、铜奖 1 项，覆盖所有大赛组别，创学校历史最佳成绩；此前，学校教师已荣获大赛全国课程教学赛道铜奖。大赛总决赛颁奖展示活

动在南开大学举行，校党委书记王树新出席相关活动。

本次大赛以“筑梦青春志在四方，规划启航职引未来”为主题，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就”。大赛面向学生设成长与就业赛道，面向教师设课程教学赛道。学生赛道包括现场陈述、评委提问和“天降 offer”三个环节。自 2025 年 10 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国 2833 所高校的 2055 万名学生报名，经校赛、省赛选拔，800 余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来源：重庆大学，2026-04-25）

重庆大学获第 28 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 赛华西赛区复赛金奖

2026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第 28 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华西赛区复赛在线上举行，重庆大学两支队伍荣获金奖并晋级国赛，其中 2 人荣获最佳辩手，创下学校在该赛事地区赛成绩的历史新高。

（来源：重庆大学，2026-04-19）

西南大学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中斩获佳绩

4 月 22 日至 25 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风采展示及颁奖活动在天津举行。大赛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筑梦青春志在四方，规划启航职引未来”为主题。

大赛设校赛、省赛和总决赛三级赛制，面向中低年级学生设置成长赛道（高教、职教）、高年级学生设置就业赛道（高教本科、高教研究生、职教）。自 2025 年 10 月启动以来，全国共有 2833 所高校的 2055 万名大学生报名参赛。经激烈角逐，798 名选手晋级总决赛，共决出金奖 160 名、银奖 240 名、铜奖 398 名。

学校三名学子脱颖而出，载誉而归。其中，生命科学学院 2022 级公费师范生余天瑶以小组第一的优异成绩斩获高教就业赛道（本科生组）金奖。生命科学学院 2025 级博士研究生高纪龙荣获高教就业赛道（研究生组）铜奖，人工智能学院 2023 级本科生王涪迪摘得高教成长赛道铜奖。

（来源：西南大学，2026-04-28）

西南大学科研团队在《自然》(Nature) 发表鱼类演化生物学领域论文

近日，学校科研团队在鱼类演化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相关成果以《染

染色体融合驱动同源多倍体基因组再二倍化》(Chromosomal fusions trigger rediploidization of autopolyploid genomes) 为题发表在《自然》(Nature) 期刊上。该研究由学校徐洛浩教授和刘海平教授联合德国科学院院士 Axel Meyer 合作完成，系统揭示了脊椎动物全基因组复制 (WGD) 后“再二倍化”(rediploidization) 的触发机制及其早期演化规律。

据悉，该成果是近年来我国淡水鱼演化研究领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首篇论文，是我国在演化基因组学与鱼类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论文全部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均来自西南大学。

论文评审专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研究是当前围绕理解脊椎动物全基因组复制后早期再二倍化机制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充分体现了该成果在国际同行中的高度认可。

(来源：西南大学，2026-04-22)

重庆邮电大学宁兆龙教授获评“6G 星辰青年科学家”

4月21日至23日，由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紫金山实验室主办的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主题为“极致连接·智能融合·场景共创·产业共赢”，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6G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生态。学校通信学院宁兆龙教授在会上被评为2026年度“6G星辰青年科学家”。

大会在广泛聚集全球知名学者的同时，也特别为全球科研领域的青年才俊开辟舞台。经过全球征集、专家评审的方式，最终评选出12位青年学者为2026年度“6G星辰青年科学家”。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2026-04-22)

重庆邮电大学科研成果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荣获金奖

近日，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学校通信学院宁兆龙教授及其团队在本届展会上表现突出，一举获得金奖，展现了学校在低空通信网络领域的深厚积累与国际影响力。获奖成果“Air-Ground Intelligent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Support System”构建了感知—建模—决策的智能闭环系统，推动应急通信保障从概率估算到确定性推演的根本性转变，对低空通信网络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该成果摘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低空通信领域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创办于1973年，由瑞士联邦政府、日内瓦州政府、日内瓦市政府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举办，是全球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评审最严苛的国际发明展之一，与德国纽伦堡、美国匹兹堡发明展并称全球三大发明展，被誉为“发明界的奥林匹克”“科技发明界的风向标”。

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项发明成果参展，中国代表团携237个项目亮相。展会评审团由百余位国际顶尖专家组成，从创新性、实用性、产业化前景等维度进行严苛评审，获奖成果代表着全球发明创新的最高水准。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2026-04-20)

重庆交通大学两名博士生在全国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博士生论坛中获佳绩

4月12日，2026年全国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博士生论坛在江苏扬州顺利举行。论坛与“第八届全国路面材料力学与数值仿真研讨会”同期同地举办，以“绿色、耐久、安全、智慧的公路基础设施”为主题，聚焦传统交通基础科学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致力于为交通运输领域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打造高水平、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近20所高校的50余名博士研究生报名参加。经前期遴选，评审专家围绕报告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成果创新性以及报告人的现场表达能力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议，最终评选出一等奖9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1名。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生周星星（指导教师郭鹏教授、高俊锋教授）荣获一等奖，程圣洁（指导教师郭鹏教授、高俊锋教授）荣获三等奖。

(来源：重庆交通大学，2026-04-21)

重师研究生马文涛荣获第十四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学生奖”

近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芝加哥大学克朗家族社会工作政策与实践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十四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学校历史与社会学院2023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马文涛荣获本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学生奖”。

“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由香港林护基金会设立，旨在奖励中国内地在社会工作教育及实务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人、学生和服务项目，目前是国内社会工作界的重要荣誉。本届林护奖学生奖项目有来自全国40所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申请，经过严格选拔后，最终2名本科生和3名研究生共5名学生获奖。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2026-04-23)

重庆工商大学 MBA 学子斩获第十八届尖峰时刻全国商业模拟大赛全国一等奖

2026年4月26日，第十八届尖峰时刻全国商业模拟大赛暨CESIM ELITE中国区总决赛圆满落幕。学校MBA学子“经纬战队”凭借卓越的商业决策、高效团队协作与

扎实专业功底，在全国高校团队中强势突围，荣获 MBA/研究生组全国一等奖，彰显学校商科教育与 MBA 人才培养的硬核实力。

尖峰时刻全国商业模拟大赛依托国际领先的 CESIM ELITE 商业模拟系统，高度还原真实市场环境，全面考核参赛团队的战略规划、市场营销、生产运营、财务管控、供应链管理、风险应对、跨部门协同等综合商业能力，是检验高校商科教育质量、选拔高素质商业人才的权威平台，被誉为“商科界的奥林匹克”。

(来源：重庆工商大学，2026-04-29)

川美师生团队主创的“国安号”主题列车宣传景观亮相央视 《新闻联播》

在第 11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由学校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郭辉教授团队主导创作，联合相关部门共同打造的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国安号”主题列车正式开通运行。列车一经亮相便受到央视《新闻联播》《朝闻天下》、重庆卫视、学习强国、央视网等多家官方媒体集中报道，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彰显了四川美术学院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城市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来源：四川美院，2026-04-16)

重庆理工大学在第十八届“尖峰时刻”全国商业模拟大赛中 斩获一等奖

近日，第十八届“尖峰时刻”全国商业模拟大赛暨 CESIM ELITE 中国区赛事总决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落下帷幕。重庆理工大学 MBA 学院参赛团队表现优异，斩获全国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李巍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师”荣誉。

本项赛事是国内认可度高、覆盖面广、专业性极强的标杆性商科实践赛事。赛事依托国际知名的 Cesim 商业模拟体系，旨在通过互联网形式及高科技平台，培养具备战略领导力、数字分析能力、跨界整合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复合型人才。本届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170 余所高校的近 2000 支队伍报名，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最终 120 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

(来源：重庆理工大学，2026-04-29)

重庆理工大学教师荣获 2025 年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

近日，2025 年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正式揭晓。学校物理与新能源学院刘海东副教授以学校为联合单位申报的科研成果“核燃料组件关键界面行为高参数实验技术及模型”，荣获 2025 年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成果由重庆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重庆理工大学、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完成。项目围绕核燃料组件关键界面行为这一核心科学问题，系统攻克了高参数实验技术与理论模型难题，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突破，对提升我国核燃料组件设计水平和安全评价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重庆理工大学，2026-04-30）

重庆科技大学学生在第九届全国油气地质大赛中获 7 项特等奖

4 月 25 日至 4 月 26 日，第九届全国油气地质大赛在西安举行。本届大赛由中国石油教育学会、中国石油学会等单位主办，吸引了包括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吉林大学等 23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286 支队伍同台竞技，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院长李志军、副院长张雷带领 40 余名师生奔赴赛场。

经过激烈角逐，学校学子共获特等奖 7 项、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3 项，学校获评优秀组织奖。值得关注的是，学校特等奖获奖总数再创历史新高，并列成为本届大赛中获得特等奖最多的高校，充分彰显了学校在油气地质领域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显著成效。

（来源：重庆科技大学，2026-04-28）

重庆科技大学技术项目获评 2025 年职工技术创新成果特等成果

近日，中国职工技术协会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一届四次会员全体会议在深圳举行。会上为中国职工技术协会 2025 年创新成果获奖代表颁奖。学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牵头，联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重庆前卫表业有限公司申报的“智能物联网设备高效安全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评特等成果。

（来源：重庆科技大学，2026-04-22）

1 金 1 铜！长师在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实现历史突破

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结果揭晓。学校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余秋朋、周福森分别斩获金奖、铜奖，实现学校在该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

本届大赛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筑梦青春志在四方，规划启航职引未来”为主题，共吸引全国 2833 所高校、2055 万名学生参与。经校赛、省赛层层选拔，798 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最终决出金奖 160 名、银奖 240 名、铜奖 398

名。

(来源：长江师院，2026-04-28)

重庆二师学子在 2026 年南京大学全国模拟联合国大会获佳绩

4月10日至12日，2026年南京大学全国模拟联合国大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我院2023级英语（师范）专业国才班学子何欣瑶以国家代表身份参加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IUCN）会场，凭借优异表现，荣获“Outstanding Delegate”（杰出代表）奖项。

本届大会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南京大学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承办、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协办，吸引了来自海内外70余所高校及高中的300余名青年学子齐聚百年南雍，共同完成为期三天的模拟外交之旅。

(来源：重庆二师，2026-04-22)

重电职大师生参加第十届华为 ICT 大赛中国总决赛取得优异成绩

2026年4月19日，第十届华为ICT大赛中国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举行，通信工程学院参赛的四支学生队伍共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的优异成绩，成绩在全国高职院校中排名前茅。

通信工程学院通信系统运行管理专业、通信软件技术专业 and 现代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团队高恒、高闽川、谭博然和李子俊、涂珈函分别获得第十届华为ICT大赛中国总决赛实践赛云赛道和基础软件赛道全国一等奖，晋级全球总决赛，将参加6月初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届华为ICT大赛全球总决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进行巅峰对决。

(来源：重电职大，2026-04-21)

斩获双金！重庆工业职大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总决赛创历史突破

4月22至25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圆满落幕。学校唐云龙、陈浙两位同学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稳定的赛场发挥，双双夺得金奖，实现学校在该项赛事金奖零的突破。学校成为重庆市唯一荣获双金奖的高职院校，同时获评本届大赛优秀组织奖。

(来源：重庆工业职大，2026-04-25)

重庆城管职院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佳绩

4月25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圆满落幕。学校民政与社会治理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专业罗宥廷同学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获得职教组就业赛道金奖，文化与旅游学院肖雅雯同学获得职教组成长赛道铜奖，学校获评本届大赛优秀组织奖。

（来源：重庆城管职院，2026-04-29）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动力工程学院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在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动力工程学院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该荣誉是全国工会系统表彰先进集体的最高荣誉，旨在表彰在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的优秀团队。此次全国共有1183个集体获此称号，重庆市另有20个先进集体同获此誉。

（来源：重庆电力高专，2026-04-29）

重庆工程学院张小川教授荣获全国软件工程教育大会论文特等奖

4月17—18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指委、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2026全国高校软件工程教育大会在南京召开。学校软件学院教授张小川领衔重庆四所地方高校项目团队撰写的论文《项目驱动的软件人才能力生长模型探讨》荣获全国特等奖，并受邀在大会分论坛作主旨报告。

（来源：重庆工程学院，2026-04-20）

重庆工程学院学子斩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4月25日，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圆满落幕。学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鲜惠山同学代表重庆赛区征战成长赛道全国总决赛，凭借出色表现荣获全国总决赛银奖。继重庆赛区获得金奖后，学校在该项赛事中再次取得新突破。

（来源：重庆工程学院，2026-04-28）

重庆建筑职院在全国高职高专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中荣获 全国二等奖

4月11日，由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一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萌新磨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300余名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教师观摩、学习。学校教师梁伟业在此次活动中表现突出，荣获“骨干练兵”组全国二等奖。

（来源：重庆建筑职院，2026-04-14）

重庆文艺职院2项数字资源入选教育部数字化美育资源

近日，教育部数字化美育资源和智能化美育应用案例征集结果公布，学校《舞蹈基础》、《江河长歌》数字资源，成功入选数字化美育资源并将上线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美育频道。

其中，《舞蹈基础》项目为学前与艺术教育学院推荐，入选数字化美育资源“艺术技能资源”类。长江主题音乐剧目《江河长歌》成果为音乐学院推荐，入选数字化美育资源“艺术活动资源”类。

（来源：重庆文艺职院，2026-04-25）

重庆化工职院师生作品荣获第11个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日主题宣传海报

4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发布了“2026年第11个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日主题宣传海报”评选结果，学校化学工程学院新材料2502班级学生罗静芬（指导教师邹艳、纵孟）的宣传海报《携手共创一个永无化学武器的世界》作品被国家禁止化学武器办公室正式选为2026年第11个国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日“官方主题宣传海报”。

官方主题宣传海报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专栏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官网等平台展示，代表国家在国际禁化武组织日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和大国形象，同时还将供全国各级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在宣传活动中统一使用。

（来源：重庆化工职院，2026-04-30）